

自縊死矣。薦果終身不第以死。亦可哀也。

明教

闔中有習左道者。謂之明教。亦有明教經。甚多刻板摹印。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。贅其後。燒必乳香。食必紅蕈。故二物皆翔貴。至有士人宗子輩。衆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。予嘗詰之。此魔也。奈何與之遊。則對曰不然。男女無別者為魔。男女不親授者為明教。明教過婦人所作食。則不食。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。誕謾無可取。真俚俗習妖妄者所為耳。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。此亦明教也。不知信否。偶讀徐常侍稽神錄云。有善魔法者。名曰明教。則明教亦久矣。

馬從一

紹聖元符之間。有馬從一者。監南京排岸司。適漕使至。隨衆迎謁。漕一見怒甚。即叱之曰。聞汝不職。本欲按汝。何以不亟去。尚敢來見我耶。從一惶恐。自陳湖湘人。迎親竊祿。哀求不已。漕察其語。南音也。乃稍霽威。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。從一答曰。某姓馬。監排岸司耳。漕乃微笑曰。然則勉力職事可也。初蓋誤認為溫公族人。故欲

亦不往見。旬日間。京師權貴。與內侍來者頗多。往往衣皂衫行於市。又數日。云上皇已在發運衙。人初不信。但見坐船一泊於河步。緋幕張於船前。問之果然。又數日。軍馬方至。街上皂衣人益多。所聞貴倖皆在焉。童貫亦坐帳中。續又聞高球於南山把隘。徽宗幸發運衙城上亭觀漁。又旬日。始移幸浙中。都人下者愈衆。方知虜已逼城。南京遣兵來侍衛。虜退師。以上皇還京師。往來皆親至泗州塔下燒香。施僧伽鉢。孟袈裟。至親著於僧伽之身。初普照寺。太平為神霄宮。至是御筆畫圖。以半還之。寺僧皆歡喜鼓舞。上皇初至。已將寺之緊要屋退還。及回所還益多。道流盡折去窗戶之屬。及再還。係所拆悉取去。道流褫氣矣。靖康初。勛等始被行遣。籍入其家云。

石林燕語

葉夢得

高辛廟

太祖皇帝微時。常被酒。入南京高辛廟。香案有竹杯筴。因取以占己之名位。以一俯一仰為聖。爰自小校而上。至節度使。一一擲之。皆不應。忽曰。過是則為天子乎。一

害之。自是從一刺謁。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。傳者皆以為笑。

雲麓漫鈔

趙彥衛

朱勛

朱勛之父朱冲者。吳中常賣人。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。自唱曰常賣。一日至虎邱。主僧聽其聲。甚驚。出觀之。但見憩於廡下。延之設茶。語以它日必貴。自是主僧頗周給之。其子勛。有幹材。蔡太師憩平江。冲攜以見。蔡因得出入門下。被使令。再入相。京屬童貫以軍功補官。遂取吳中水篋以進。并以工巧之物輸上方。就平江為應奉局。百工技藝皆役之。間以金珠為器。分遺後宮。宮人皆德之。譽言且聞。遂取太湖巧石。大者尋丈。皆運至闕下。又令發運司津置。謂之花石綱。勛與其子汝賢。得以自恣。每還吳中。輒稱降御香。張錦帆。郡縣官鼓吹以迎之。勛所衣錦袍。云徽宗嘗以手撫之。繡御手於袍上。宣和乙巳秋。降香過泗州。官吏迎見。汝賢傳指揮到城中相見。及至亭通名。又云承宣歇息。久之再通。曰睡着矣。是冬金人入寇。勛父子以小舟東下。不敢見人。

擲而得聖筴。天命豈不素定矣哉。晏元獻為留守。題廟中詩。所謂庚庚大橫兆。警欬如有聞。蓋記是也。

盧多遜

盧相多遜。素與趙韓王不協。韓王為樞密使。盧為翰林學士。一日偶同奏事。上初改元乾德。因言此號從古未有。韓王從旁稱贊。盧曰。此偽蜀時號也。帝大驚。遽令檢史視之。果然。遂怒。以筆抹韓王面。言曰。汝爭得如他多遜。韓王經宿不敢洗面。翌日奉對。帝方命洗去。自此隙益深。以及於禍。多遜朱崖謝表末云。班超生入玉門。非敢望也。子牟心存魏闕。何日忘之。天下聞而哀焉。

王晉公

太祖與符彥卿有舊。常推其善用兵。知大名十餘年。有告謀叛者。亟徙之鳳翔。而以王晉公祐為代。且委以密訪其事。戒曰。得實。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。面授旨。徑使上道。祐到。察知其妄。數月無所聞。驛召面問。因力為辯。曰。臣請以百口保之。太祖不樂。徙祐知襄州。彥卿竟亦無他。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。手植三槐於庭。曰。吾雖不為趙普。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。已而魏公果為太保。